

能被唤着“彭老师”，真好

/ 彭庭松 /

被人叫彭老师廿三年,笑容已老,双鬓灰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每次与学生别后重逢,心底涌起的总是对时光的感慨。回味需要时空距离。距离催生怀念,对人如此,对己亦是。

选择做老师,想想至今很快乐。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人生三乐之一。精英教育固然乐,平民教育照样乐。人的能力有限,通过教育若能扬长补短,长善救失,大家在做好人的前提下,创造泉涌,进步完善,这就足够了。我的最大快乐,也就是看着学生幸福成长,未来功名如何,真在其次。

自入职,我在不断问心:储备够吗?用心教吗?学生满意吗?十年乃至更长,还有人清晰记得你吗?

对各种荣誉皆有浮云心态,唯对“我心目中的好老师”孜孜以求。学校推评过一次,只获得提名奖,心有遗憾。更觉得离好老师差距甚远,奋蹄奋进,不容懈怠。

我期待每堂课投入最佳状态,不只痴了自己,也醉了学生。如果是火把,传递中不止照亮自己,而且用激情将在场的梦想点燃,唤醒学生不断向前。

我和其他老师一样,在乎课堂学生的反应,期末的评价,还有私下的口碑。若有差评,心中五味翻腾,要反思许久,不知何时能放下。真的不是虚荣,而是对职业的一种深爱。

大道至简,原本教育我教你,相长共进,师生有从游之乐。风乎舞雩,咏而归,用诗的步伐奔向远方。

不知何时起,教育变成了一门研究的学问,变得玄奥,弄得人心浮躁。有人说这是时代的进步与需要,彭老师怎么觉得是多歧亡羊的迷茫?

不管怎样花样翻新,教育还是要立德树人。正确认识功名得失,丰富完善自我总是第一要义。不管你是栋梁还是小草,各得其所,各得其乐,在充实中幸福着。

彭老师还会坚守真诚,葆有热爱和激情,好学好教,与你分享最简单最纯粹的教育乐趣。三尺讲台,一卷诗书,平淡而山高水深。

老师,一个温馨有爱的称呼。加上个姓氏,更觉得亲切。就这么一直让人叫着,真的挺好。



不忘师恩

/ 李珍 /

好像在每一个时期都遇到了鼓励我的老师——

小学低段,我是一个比较懵懂的孩子,常一个人上学放学,有一次戴老师和我同行,他说:你总是干干净净的……我妈总给我穿浅色衣服,冬天一件外套穿两三天还是很干净)对我来说,那意味着一种对生活态度的肯定,一句无关紧要的话,也鼓励了我在求学路上的一点信心。

初中也遇到一个总在我也许并不出色的每周随本上写一小段话的语文老师。那一年因为父母回老家打山核桃,她特地把我父母不在家的几个孩子留在办公室,教我们制定学习计划。之后真正学会了有计划地学习这件事。

高中,那个在课堂上了我一首小诗的老师,听隔壁班学霸说老师还在他们班里赞扬了我对一篇文章某个细节的见解。心里大

概觉得自己是个很厉害的孩子,学习的劲头更足了。还有那个女生口中觉得超帅的物理老师,在通往教室的林荫路上和我并肩:你化学学的那么好,物理是有什么困难吗?……加油啊!没有责备只有鼓励。

也许他们都不曾记得这些点滴,而于孩子于学生,那种鼓励,影响深远,也触发了学生一直向好努力的心。

师恩不忘,感谢有你们!

记忆中的外婆

/ 董玲琴 /

又到了一年的开学季,朋友圈里都在忙着给新入学的孩子准备贴心的入学礼。看着这些可爱的、精致入学礼,我不禁想起了我的外婆。

外婆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但外婆走的那年,已经是耄耋之年了。外婆年轻的时候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做了光荣妈妈,一口气生了6个孩子,还收养了一个孩子。我妈是外婆最小的孩子,而我是我家最小的孩子。因此,当我出生时,外婆就已经很老了,我们没有相处很多时光。

年幼的我,记不住太多的细节。对于外婆的印象也只是零星记得一些。只记得外婆喜欢穿布衣褂子和布鞋,花白的头发全部挽起在脑后,用银簪子盘成一个发髻。冬天有太阳的时候,外婆就坐在门口的椅子上,晒晒太阳。其他更多的时候是在佛像前虔诚地念经。

不知是我太年幼,还是外婆年纪太大,影响了我们的亲近。每次面对把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的外婆,我心里就已经生起了一丝怯意。虽然我从小就在舅舅家住的时间比在自己家的长(妈妈就嫁在同一个村,外婆家走走五分钟就到了。这是八十年代的特色。),但我却很少和外婆亲近。记得有一次,我在大门口玩,不知做了什么惹恼了外婆,只见外婆快速地从椅子上起来,一边朝着我走来,一边大声呵斥。可怜年幼的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好直愣愣地站着听她的教导。她当时讲了什么,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但外婆当时走路时颤颤巍巍的样子,我倒是记得异常清晰。不知当时是因担心外婆走路不稳摔倒,还是因为外婆的威严而留下了印象。不管怎样这都成为了我脑海中为数不多的外婆印象。

后来村里开设了幼儿园,我妈准备把我送到幼儿园去接受教育。当时村里有幼儿园是一件很新奇的事物,不管大人还是小孩都充满了好奇。我也很期待,甚至趁大人不注意的时候

跑到幼儿园,偷偷地看老师上课。刚好我有个姐当了幼儿教师,我有时也会在一群大孩子中间蹭蹭课。

很快夏天过去,我也要进入幼儿园了。因为有了之前的蹭课,幼儿园的新奇感不再,我也只是听从大人的安排准备入园。而我的外婆在这个时候给了我学习的全新的认识。记得那一天傍晚,我没有出去玩。站在家的后门口,看我妈洗衣服。这是,我外婆居然走到了我家。要知道我外婆平时都不怎么出门,她最远的活动天地就仅限于舅舅家的大门口。哪怕自己的女儿就嫁在村里,走到大门口一眼就能看到的,她也不曾来过。当外婆这么出现的时候,我真的被惊呆了。我记得自己就傻乎乎地站着忘了叫外婆。

外婆也不见怪,径直走过来。我这时才注意到她的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书包。

“小暖要上学了,我给她准备了书包。”外婆一边说,一边把书包递给正在洗衣服的妈妈。

那是个皮革做的红书包,鲜红鲜红的颜色亮得直晃眼睛。

“妈妈,你怎么还买书包送过来啊?幼儿园又不带书包。”妈妈一边甩手,一边说。她看了看手表,没有接。

外婆就走向我,给我背上书包,一边整理,一边说:“孩子上学,外婆准备书包。我是小暖的外婆,当然不能让小暖受委屈了。”

“小暖,以后是个学生了,要乖,要听老师的话。”外婆摸着我的头叮嘱着。

我忙不迭地点头。一边摸着红红的肩带,一边激动不已。这是我人生中收到的第一份礼物。也是全村第一个因上幼儿园收到礼物的人。这么漂亮的书包我背上了就不舍得拿下来。

“大小正合适。”外婆左右看了看,“好了,拿来吧。再打开看看。”

我很不情愿拿下来,但还是听话地拿了下面,拉开了拉链。哇,知道里面是什么吗?不是书,居然是一书包的糖果。满满的书包,把整个书包都撑得鼓鼓囊囊的。如果说之前的惊喜那是一种对虚荣的满足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惊喜则是真正震撼到了内心。五六岁的孩子怎么经得住糖果的诱惑,而且是那么大一包花花绿绿的糖果。尤其是物质极度匮乏的八十年代,家里贫穷的连过过节都不太见糖果的我,彻底沦陷。在这漂亮的糖果面前,我彻底摒除了对外婆的怯意。

那个夏天剩下的日子,我一直被甜蜜包围。后来我也真的在学习中非常听话,好好学习做好学生。我的学习从来不用父母操心。有时候有人会问为什么没有人管着还能那么自觉地学习呢?有人说是聪明,有人说是幸运。当时我认为是自己的认真和努力。

直到参加工作后,我闲时翻阅一本杂志,看到了关于犹太人引导孩子学习的那一篇——让准备入学的孩子,舔一舔圣经的书页,尝尝书的味道。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当年的我经历了与犹太孩子类似的教育。外婆用一包的糖果,给我开启了一个甜蜜的学习之门。她用糖果告诉我学习是甜蜜的。学习是包裹在漂亮的糖纸之内的一个个惊喜。

也正是如此,在求学的路上遇到了困难,我总也不觉得苦。总觉得一切都会有办法的,一切总会好起来的。

外婆虽是大门不出的农村妇女,却有着与犹太人一样的智慧,令我惊讶至今。也许这也是我常常想起已记不清模样的外婆,然而却始终记得这件事的原因吧。

而现在的我,也传承了外婆的做法。每每遇到亲戚朋友的孩子要入学时,会为孩子准备一个书包,而里面除了学习用品还有的就是满满的零食。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

我家的住房梦

/ 陈利生 /

腊月里,挑了一个晴好的日子,父母搬进了设施齐全的新中式楼房。母亲说:“做梦也没想到能住上嘎漂亮的房子。”晚饭后,坐在三层小洋楼的客厅里,环顾亮堂惬意的新家,感情像汹涌的波涛一样撞击着我的心房,四十多年前住在老屋里的场景仿佛就在昨天。

记忆中,我家最早的住房是一座百年老屋。老屋曾经很荣光地伫立在村子中央,坐北朝南,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宅院,三间两厢,带一个天井。老屋的年龄已不可考,只知道是祖上传下来的。于我,老屋却是一位老人,是我们的祖先。就是这位饱经沧桑的祖先,曾庇护了同宗兄弟三户人家。俗话说:“儿大分家,树大分枝。”后来,在老屋旁边,正值而立之年的祖父,亲手建造了一幢单间到顶的新房。想当年,祖父的新屋尽管算不上宽敞气派,但那一排排散发着原木气息的簇新木板壁,乌黑的土瓦,也着实让四邻羡慕不已。

推开百年老屋那扇厚重的乌漆木门,你肯定会穿越到了晚清抑或民国。曾经的老屋,是倔傲的,以目空乡村的眼神,懒散地看着门前走过的一拨拨熟悉的村人。花开花落,秋月春风,对老屋来说,真的只不过是一段静享的从容岁月。

是的,百年老屋也曾给祖父母的生活注入了几多慰藉,几多亮色。是的,老屋也曾是我的乐园。老屋承载了我太多童年的欢乐。我想,梁上的家燕,一定倾听过我的第一声啼哭;老屋,一定目睹过我的蹒跚学步和拔节成长,一定见证过父母朴素的爱恋……记不清多少个凉风习习的夏夜,我在老屋粗陋而又温馨的怀里,被祖父用宽大温暖的大手轻抚入梦。

乡村的时光是缓慢而静谧的。布满皱纹的祖父母,佝偻着身子,抚育着子孙们长大,过着平凡的日月,直至像静默的时光一般运行……面对老屋门上那双空洞洞眼般的门环,一阵透心的悲凉冷冷地漫过心头。山风吹过,神情萎靡的老屋瓦楞间发出“吱吱吱吱”的响声。我似乎听到了一声衰老而悠长的叹息!

时光的脚步进入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农民的腰包悄然鼓了起来,村里兴起了一股建房热。自然,那座庇佑我们的百年老屋没有逃脱被拆的命运。老屋被推倒后,叔叔在老宅基地建起了一幢两层的新瓦屋,当时还算很时髦的呢!父亲也眼热了,和母亲一商量,把建新房摆上了议事日程。

父亲决定,用从牙缝里省下来的一点钱,在自留地上建造三间两层楼房。造新屋是我们全家的希望,凝聚了全家的心血。80年代的房子,地基用石头,墙壁用黄泥土垒。黄泥墙成本低,取材方便,需用一个木板做的大横子直接架在地基上,一横挖一横地往上夯实。所以,那时建房的速度如蜗牛爬坡般很慢。

建房那年,我刚上小学四年级,弟弟才三年级。小小年纪的我们,也出了很多力气呢。现在想来真不可思议,我们兄弟俩,像两头不怕累的小牛犊。几乎每个星期天,用独轮车从河里拉石头,一人推,一人在前面拉。一车一车,积少成多,聚石成堆。更让我难忘的是,为了盖新房,父母如燕子衔泥一般,忙里忙外,操碎了心。曾几何时,为了捞河沙,父亲午夜就出门,找个溪水回旋的深潭,在冰冷的河里一直作业到天亮。曾几何时,他和母亲去窑里烧土瓦,山上砍木料……即便是雨天,父亲也没有闲着,穿着蓑衣依旧冲进了雨里。

那时的人情味,真叫浓啊!挖地脚,砌屋基,打墙头,亲戚和邻居帮工们忙得不亦乐乎……直到第二年年底,我家的新房终于上梁结顶。

上梁那天,披红挂彩,鞭炮齐鸣,老屋像一个新郎般神采奕奕地接受亲朋的羡慕与祝福。“一朵鲜花满堂开,仙桃仙果摆上台……”木匠师傅扯开嗓子唱起上梁歌,直唱得脸红耳赤。那粗犷的歌声和着宾客的阵阵欢笑从新房里飞出去,飘向天空,飘向远方……

时至今日,父亲讲述那时建房的情景,仿佛仍在讲年轻时的自己,眼睛里闪烁着明亮无比的光芒!母亲也很满足,终于有了一个能为一家人遮风挡雨的“家”了!的确,这座新房无疑是父亲最骄傲的“作品”。记得搬家的第一个春节,父亲特意去供销社买来几张漂亮的年画贴在,家里一派喜庆。每一个清晨和傍晚,在母亲的操持下,屋里飘着缕缕饭菜的清香……新家的烟火气息让我念念不忘。

然而,时代总在进步。30多年过去了,新屋也变成了老屋。黄泥墙的老屋严重老化,渐渐出现了裂缝。老屋真的是老了。

进入新世纪,人们兜里的钱更多了,人们纷纷扒掉土木结构的瓦房,盖起了一幢幢水泥石筋结构的别墅。面对村里雨后春笋般地起的新楼房,我家的泥墙房相形见绌。我的心也痒了起来……

终于,2018年底,在舅舅的操持下,一座漂亮气派的三层小洋楼替代了原来父亲的那幢老屋。新屋落成,依然举行了隆重的上梁仪式。面对此情此景,不禁让我想起了先人们,当年建带天井的老屋,升梁大吉时,差不多也该是这样的风华吧?

橙色的外墙,锃亮的白瓷砖地面,明黄色的大理石石柱,厚重的铜大门,家用电器一应俱全,一派堂皇景象。美观大方的新房,格外引人注目。父亲笑着说,人真是越来越会享受了!

何尝不是呢?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房子呵护着生命的成长,房子也珍藏着几代人的记忆。从曾祖父、祖父、父亲到我,从百年老屋、木板房、土坯房到刚落成的小洋楼,这是我们四代人关于房子的全部记忆。每一次变化,都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每一次住房的变迁,都是幸福爆棚,都倾注了我们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都充满着对这个繁华盛世的感恩。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0年,祖国的每分每秒都在上演着不同的故事。我家住房的变迁史,就是祖国变化的一段缩影,见证着每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传奇故事。